

史上最淡定的女主

许卿绫 著

卫子夫

『中国历史上最宠辱不惊的草根皇后——
「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史上最淡定的女主

许卿绫 著

卫子夫

古吴轩出版社

—— 卷一 ——

ISBN 978-7-80733-786-7

① 史... ② 史... ③ 史... ④ 史... ⑤ 史... ⑥ 史... ⑦ 史... ⑧ 史... ⑨ 史... ⑩ 史...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0158号

宋史山

ISBN 978-7-80733-786-7
定价：29.80元

本：510×1000 1/16

张：19.12

2012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33-786-7

定价：29.80元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观前街111号 邮编：2150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上最淡定的女主——卫子夫 / 许卿绫著.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80733-786-7

I. ①史…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0128 号

责任编辑: 李宁军

见习编辑: 徐小良

策 划: 和 美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书 名: 史上最淡定的女主——卫子夫

著 者: 许卿绫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786-7

定 价: 29.80元



目录

- | | | |
|-----|---------|-----|
| 第一章 | 汉家当时明月在 | 003 |
| 第二章 | 一朝风雨几时休 | 008 |
| 第三章 | 镜里折花梦不同 | 014 |
| 第四章 | 迷蒙不识月清天 | 020 |
| 第五章 | 天涯何处觅行云 | 025 |
| 第六章 | 只缘身在此山中 | 030 |
| 第七章 | 浮沉片云海阔天 | 035 |
| 第八章 | 上穷碧落下黄泉 | 040 |
| 第九章 | 昨夜星辰昨夜风 | 045 |
| 第十章 | 多情却似总无情 | 050 |

第十一章 东风无力百花残 055

第十二章 谁家少年足风流 059

第十三章 犹为离人照落花 064

第十四章 人面不知何处去 069

第十五章 任他明月下西楼 074

第十六章 流光容易把人抛 079

第十七章 秋月谁与共孤光 084

第十八章 蓝田日暖玉生烟 090

第十九章 谁负我一生韶华 095

第二十章 春花哪堪几度霜 100

第二十一章 桃花漫天尽飞散 104

第二十二章 步步如履深渊寒 110

第二十三章 已是悬崖百丈冰 116

第二十四章 为谁风露立中宵 122

第二十五章 犹是春闺梦里人 128

第二十六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35

第二十七章 一上高楼万里愁 140

第二十八章 花瑟秋风影斜疏 145

第二十九章 为你袖手覆天下 151

第三十章 垂柳紫陌洛城东 157

第三十一章 秋风起兮白云飞 163

第三十二章 夜漫漫其若岁兮 169

目录



目录



第三十三章	娇容依旧为君妆	178	第四十三章	休云前世不关情	241
第三十四章	画图省事春风面	184	第四十四章	三生又是旧三生	246
第三十五章	轻烟浮云随风摇	191	第四十五章	只落幽香不落尘	252
第三十六章	秋晚风寒谁解意	198	第四十六章	夜深最怕君如梦	257
第三十七章	花雨飞时春尚浅	204	第四十七章	离人何处觅离魂	263
第三十八章	凭空落地怎能寻	210	第四十八章	且与东江逐水流	269
第三十九章	蝶过回廊行复止	216	第四十九章	梦觉已醒才道知	275
第四十章	今夜清辉犹若水	222	第五十章	梦落繁花满地新	280
第四十一章	东风如是花如是	228	第五十一章	青丝已尽暮染霜	286
第四十二章	晚来急雨又还止	234	第五十二章	落叶沉香归何处	293
			第五十三章	长夜未央无明日	300
			后记		307

题记

巫蛊巫蛊，陈阿娇是因为巫蛊，卫子夫也是因为巫蛊。经历刘彻江山之巅的两个女人，都是败在巫蛊之下。

何谓巫？何谓蛊？也许是帝王难以估量的心。



建元二年，春。

一弯冷月遥挂夜空，春日的风带着丝丝缕缕萧瑟的寒意。

我独身一人，静坐在幽亭之中，四周青竹挺拔，随着夜风送来阵阵竹香。双眼微闭，我小心翼翼地酝酿着前些日子所谱的新曲。略微踌躇，水葱似的指尖轻搭上琴弦，刚拨起一个音调，又停下来。

朦胧的月光从竹缝之间钻入眼帘，满地寂寥。梅花翩翩飘飞，如轻灵的蝶翼，让我视之神伤。今夜寒风瑟瑟，本是我喜爱的凉爽舒适之夜，可是此刻的我却沉不住心。轻叹一声，手指拂过琴弦，奏出一曲清冷的韵调。

不知不觉，在平阳侯府住了六年。六年的时光不算太久，却足以令我忘记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事实上，我已经不记得那些事情了，年幼的我只知道那时的岁月似难尽的黑夜。便是这几年，时常被梦魇惊醒。每每醒来，触及眼前无穷无尽的黑暗，心底就会升起莫名的彷徨与恐惧。

这是一座豪华的府邸，我住了六年的深院。对它，我从未有过喜爱，也从不认为自己住进来就会改写一生的命运。我是平阳公主的侍女，也是平阳侯曹寿府中的歌女，从踏进这座府邸的第一天起，我就明白自己的命运，只怕此生都难以离开了。我更加明白，如同这座府邸的大多数女子一样，每天日以继夜地辛劳，不过是为了某一天，得到宫中那人的垂怜。

没有人知道，我并不想得到刘彻的垂怜。我想的只是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宫廷之中的尔虞我诈是我一直以来所厌倦的。但是，我从没有对平阳公主说起过我的想法。或许我可以逃避，或者告诉她非我所愿……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做。



平阳公主对我姐弟有救命之恩，更让我们有了安身之地，从此免受漂泊之苦。我敬她，尽管我知道，当初的她怀抱着怎样的目的。

嘴角浮起一抹幽凉的笑，我对这支曲子很满意。清凉的夜，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意蕴与竹林月色完美地交融。

凉风轻拂，熟悉的气息随着沙沙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的琴声没有停下，也不曾抬头看一眼来人。那人并没有打断我的琴音，静静地站在一旁。

一曲终了，我将琴推开。此时风清月白，堂前的梅花开得极盛，花枝轻曳，修长的竹影映在如霜的地上，让人不知今夕是何夕。

“姐姐。”卫青终是开口了，靴子踏在满地落叶上犹有碎碎的声响，我不禁有些愣神。

卫青开口，语气中掩饰不住好奇：“姐姐，为何只弹奏半阙？”

我倒不想他会这样开口，心中微微一愕，面色如圆月一般清冷：“我只喜欢这半阙。仲卿何时也懂这靡靡之音了？”

卫青青涩的脸庞露出一抹腼腆的笑：“姐姐莫要取笑我，弟弟只是听久了姐姐的曲子，便入了耳，记了心。”

宽大的衣袖下，我的右手抚着左手，任风卷起长发散开在腰际。我的目光停驻在他的身上。卫青与我虽不同父，却从小相依为命。兄妹几人中，我与他最亲。此刻，他的身上散发着柔和的气息，明明只是一名马奴，却不能让人低看。

我知道，他便是这样的人，与我一样的人。

“听说你今日闯祸了。”我的声音微凉，细婉之中透着掩饰不住的凝重。

卫青一愣，老实地答道：“我只是不忍小芸姐姐受苦，她求我帮她，我……”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为何？”我薄唇微抿，换来他的沉默。我知道他心里明白，只是他不懂得保护自己。

望着卫青，我心中泛起涟漪。我起身，缓缓离开琴台，月白色的裙裾将我本就白皙的肌肤衬得似冰似玉。唇边漾开一抹苦笑，被夜风吹散。我不忍逼他，娓娓道来：“弟弟忘记了你我是如何进府的吗？小芸与我们不同，她是平阳公主为刘

彻准备的良家子，从她进府的那天起，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她既然选择走进这座府邸，就永远不可能再走出去。”

“姐姐，她宁愿死也不愿……”后面的话是大忌，卫青不敢说。

我漾起一抹淡漠的笑容：“她若想死，何必要等到今日。”

卫青不语。我望了他一眼，我很清楚，他并非认同我的话，而是无言以对。有时候沉默并不是默认，而是觉得无话可说，或者觉得可笑。

我轻叹一声，如星的眸光暗澈：“平阳公主是聪明人，这府中每个人的心思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若不是她深知小芸的心思，今日又怎会放过你？”

我很少叹气，这一叹不仅没让我心中的郁结消去，反倒是增添了几分愁绪。卫青的身体晃了晃，眉目间拧起深深的折痕。

“可是，公主并未发怒，也放了小芸姐姐……”他说得急切，透过月光，我发现他的额际有一丝清亮的水珠。我仔细一瞧，才惊觉他的发竟是湿的，眉间还有几滴未干的水珠。

他的脸不自然地红了，我原本以为是心急所致，此时看来却是我大意了。他的衣服浸满了水渍，衣摆滴着水珠，显得非常狼狈。

卫青见我靠近，吓了一跳，直觉就要退后：“姐，姐姐……”

我心中一酸，忍着泪道：“究竟发生了何事？你怎会如此狼狈？”

卫青愣了愣，半晌不言。见他如此，我的语气一颤：“是平阳公主……”

“不是的，姐姐！”卫青摇摇头，他抿了抿唇，不在乎地一笑，“姐姐莫惊，来时大意跌了一跤，碰到了水瓮。”

我不置可否，沉吟片刻说：“那为何不先换了湿衣？”

“因为担心姐姐久等，心想回头再换也一样。”他回答得很快，而我没有忽视他眼底的惊慌。

“我的傻弟弟。”我心疼不已，想说却又不忍。我明白他定是不肯说实话的，便沉声道：“你先回去吧，春寒犹存，今日之事不得再犯。他日做事必要谨言慎行，我们的身份不容走失一步，你明白吗？”

“姐姐放心，弟弟知道了。”卫青低垂着头，一向温和的脸划过一丝涩意，幽深的眼眸波澜迭起。

“去吧，你我虽是姐弟，夜晚相见也有诸多不便，莫要他人说了闲话去。”我不再看他，亦不敢再看。

脚步声渐行渐远，我知道他已经走了。我的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凉意，卫青不懂平阳公主的果断，我却深深明白。

宫府深楼，晨宵如斯。光亮如新的铜镜中，清晰地印出里面的女子。我举起手中的象牙梳，一只手捧起她如缎的长发，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为她顺发。房中过于静谧，一时闭目任我梳髻的平阳公主睁开了眼睛。

平阳公主生得很美，六年的时光没有磨去她的一丝美貌。我时常会想，这样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人最在意的是什么？

她看着我，一如既往地优雅含笑：“子夫，你今日有心事？”心下一惊，我的心思从来没有逃过她的眼睛，欠了欠身，缓声道：“子夫惶恐。”

“无妨。”她抬手将我扶起，微微摇头，唇角含笑。平阳公主一直都很温柔，我却知道，这份温柔之下掩藏的是怎样的凌厉。

我不敢隐瞒，轻轻道了一声：“诺。”我恭敬地拜倒在她的面前，头轻触地面，看不清她的表情。

“子夫，你这是作何？”她说得和颜悦色，语气中却没有一丝诧异，亦不将我扶起。

“卫青年幼，行事欠妥，子夫替弟弟向公主请罪。”我的声音平稳沉着，如同屋里的袅袅焚香，淡淡的，难以捉摸。

平阳公主点了点头：“果真是欠妥了。”

我听来心中一惊，却依旧不动声色道：“子夫愿代弟弟受罚。”

平阳公主一笑，拿起镜前一支碧绿簪，对着镜子插上发髻：“子夫，本公主待你如何？”

我顿了顿，答道：“再生之恩，无以为报。”

平阳公主的语气越发温柔，手指轻轻拉过我的手腕，冰凉的指尖让我轻轻一颤。

“你知道，我一向视你不同，今日之事便不再追究。”

听了她的话，我本该放松，却不知为何感觉不到一丝喜悦。正要道谢，平阳公主却开口道：“你一向谨慎，再过几日我那皇帝弟弟便要驾临府上，还需你多用点心。”

她说这话时，那浅浅的期盼让我惶恐。我猛地抬头，正好触到她深邃的眼眸。我鲜少如此失态，此刻却难以控制。

我终究没有说话，在平阳公主探究的目光中，深深俯身：“诺。”

窗外明媚的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隐约觉得这灿烂的光芒之后，一股沉抑阴郁的血腥气息向我席卷而来……

这些天府上的女人都很忙，平阳侯府的后院几乎夜夜笙歌。我很明白，平阳公主一直在筹划一件事，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美人如云的平阳侯府中，我是那样单薄。我的母亲很美，两位姐姐也是少见的美人。我出生卑贱，姐弟有着不同的父亲。其实，我比她们还要美丽，我不知道美丽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我深知，这绝对不是幸福。

在这样的夜里，我感觉到了无尽的冰凉袭入心田，心中不知是何滋味。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看见前方一抹熟悉的影子。

苏嬷嬷？我眉目一冷。若说这府中我真正讨厌什么人，那么便是这个女人。

苏嬷嬷在这府中的地位不同，她随侍平阳公主多年，是府中的老人，也是平阳公主最亲近的嬷嬷。我讨厌她，却从未表现出过半分厌恶。

我随苏嬷嬷走了几步，见她走向马房，却是为了卫青而来。因为隔得太远，我没有听见苏嬷嬷说了什么，却看见卫青那一脸厌恶与隐忍的神色。我转过身去，不想再看。

苏嬷嬷年老色衰，喜好男色，对于卫青这样稚嫩俊美的少年，更是垂涎不已。





初春的夜晚，明朗却极为寒冷，我站在河岸，手中捧着一件上好的舞衣。月光照在绣衣上，映出几分细腻的光泽。

我知道这是一件珍贵的绣衣，平阳公主命人日以继夜地绣制，每一朵花色都变化万千。它是属于我的，我知道这件舞衣足以让我成为今晚全场的焦点，更能让我摆脱卑贱的命运。只是……我将绣衣扔进了河中，看着它一点一点沉没。我的心情竟是前所未有地畅快。我将会在这府中继续待下去，也许会比现在还要卑贱，或者再也没有翻身之日。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

第二日，刘彻驾临平阳公主府，所有美人换上精致的舞衣，以及最美的妆容。没有了舞衣，我不能出现在这样热闹的场所，亦不能出来献舞。我冷冷地看着，将自己隐于竹林里。

卫青来看我，好奇我一身素妆。我笑而不语，没有对他说出原因。苏嬷嬷今日没有出现，卫青难得在我身边待了许久。我们姐弟二人难得有清闲的时刻，闲聊半日竟无人打扰。

入夜时分，府中终于静了下来，我本想解衣入睡，却不想刚一躺下，便有人蛮横闯入。我心中一惊，这些都是平阳公主身边的近侍，尚未开口，便听为首的喝道：“卫子夫，公主召见你！”

我兀自一愣，听着她们的口气，只怕公主怒气不轻。我定了定神，随她们走到公主面前。平阳公主坐在上座，锦衣未脱，一向柔婉的面庞此时隐隐藏怒。

我看着身旁跪着的苏嬷嬷，她怯怯地不敢抬头。

平阳公主强抑着怒气，含笑道：“别怕，我只是有几句话要问你们。”

苏嬷嬷低着头，语气含怯：“公主只管问，老奴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也低头，细声道：“公主请问。”

平阳公主和颜悦色，笑意却未达眼底。“这次的绣衣都是苏嬷嬷看管的，苏嬷嬷一向行事谨慎，深得我心。这次如何就大意丢了子夫的？”她停了停，神色严厉，“难道是你素来与子夫有嫌隙，便将子夫的绣衣毁去，断她献舞面圣的机会？”

苏嬷嬷听了这话，吓得声音发抖：“奴婢冤枉啊，奴婢冤枉啊！奴婢与子夫姑娘从无口舌之争，又怎会独断她前程？即便是与她有嫌隙，奴婢又怎会做得如此明显，单单丢了那么一件。公主明察啊，奴婢忠心可鉴，这不是奴婢做的，真的不是奴婢……”

苏嬷嬷的这番话在情在理，可平阳公主却似认定了一般，厉声道：“大胆恶奴，平日里作威作福以为本公主不知道吗？忤逆本公主还敢狡辩，这一次绝不轻饶！”

苏嬷嬷何曾见过公主如此动怒，已吓得面如土色，哭泣道：“奴婢实在不知……公主饶了老奴这次吧，老奴绝不再犯……”

平阳公主瞟了她一眼，冷冷道：“饶过你这次，你定然不会长记性。来人啊，将苏嬷嬷拉下去，三十杖刑。”

别说是苏嬷嬷，便是我也不敢相信这是平阳公主的命令。三十杖刑，不说苏嬷嬷这样的老人，就是我也未必受得住。

苏嬷嬷的哭喊并未让平阳公主收回成命，我冷眼看着苏嬷嬷被带走。这是我要的结果，可是看着这一切仿佛看见了我自己的命运，平阳公主只需一句话便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死，我们太卑微了，卑微得连生死都无法掌握。

“都下去吧。”平阳公主挥散众人，独留下我一人。

我静静地跪在原地，她没有让我起来。我低着头，也能感受到平阳公主探究的目光。我不敢抬头，因为我并不确定她是否知道绣衣是我扔的。

平阳公主从来不喜欢过于浓郁的熏香，此时房中并未焚香，我却觉得薄雾弥漫。

“这样的惩罚子夫可满意？”平阳公主的声音悠悠缓缓。从她开口起，我便明白她已将一切看穿，如同初见她时，那洞悉一切的目光令我无所遁形。

可是，这一次我却不打算轻易承认，我的声音异常冷静：“苏嬷嬷许是一时大意，实在不至如此重刑。”

她轻轻一笑，沉默了一会儿，脸上带着似乎是发自内心的笑容。看多了她的假笑，这样的笑容更让我捉摸不透。我看不出她在想什么，可是她似乎很满意我现在的表现。

我兀自回神，她却是换了话题：“子夫，本宫叹你性情聪慧灵敏，处世小心婉转。平日对你向来疼爱有加，但求今日一缘。”

我深为惶恐，恭谨拜道：“子夫辜负公主厚爱。”

平阳公主只静静微笑不语，秋水明眸，别有一番清韵。她含笑徐徐道：“辜负与否，要看子夫对本公主的忠心有几分。”

我闻言目光一闪，转瞬又恢复怯怯之色。这一瞬，我的心突地一跳，虽知这话难答却又不得不答。镇定心神，我道：“子夫不敢逆公主之意。”

平阳公主颌首道：“既然你说对我忠心，那我就给你一个表忠心的机会。”

我闻言微颤，便听平阳公主继续道：“过几日，你随几位良家子一起去汉宫。这一次，可别再让本公主失望。”

烛火摇曳，微染我雪白的脸颊，我知道，我不会再逃，也不能再逃……

回到屋中，我再也没有了困意，背靠在门板上，缓缓地闭上眼睛。睁开眼睛时，跳曳的烛火灼痛我的心。我将手伸进衣箱下，那里被我缝制了一个夹层，如玉雕琢的细指带着冰凉的触感，触到那把更为冰凉的物体，我不禁战栗。

这是一把薄如蚕翼的匕首，很薄很细的鞘掩住了冰冷的气息。我轻轻抚摸着匕首，上面缀着细碎的宝石，一看便知是尊贵之物。这种事物本不是我这种低贱的下人能拥有的，可是，那个清风朗月般的男子戏谑地将这把匕首送到我的手边时，我竟鬼使神差地将它珍藏了起来。

唇边缓缓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有些自嘲，又有些……难以说清的情愫在无声无息的夜里静静流转……

这一夜，我握着匕首入睡，刚闭上眼睛，便有一种飘在云絮的感觉，那样的

轻柔，那样的温暖。梦中，我隐约听见一声清浅的笑声，伴随着男子独有的低沉嗓音：“月下姑娘，既然有月，那怎么可以没有箫声？”

那是一个黑发如墨的男子，一双淡定的眼眸永远沉静如黑渊，清隽绝色的面庞带着惯有的笑意。每当他沉思时，总会将那完美的侧面显露给众人。他的睫毛微微低垂，俊容泛着美玉一般温润的光泽。他的脸上带着运筹帷幄的笑，那是一种冷静到冷酷的色调。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身上的这种气息叫做“唯我独尊”。只是当时，我的眼中根本看不见他的存在。

人人都说美女如画，在我看来，他亦是一幅美好的画卷，只可远观不能近褻。环水之畔，临湖而居，一座朱漆红门的高大亭楼立于无数楼阁之中。夜幕降临，整个亭台上悬起了红灯，光亮辉煌，让人一眼就能望见。赤栏中摆放着一盆盆海棠花，门庭清幽含香，欲醉宜人。

亭楼下，画舫红船来回游动，人群川流不息，四周热闹非凡。这座红楼到底有多少年的历史我已经不知，然而红楼却是越来越有名。寻欢楼，多么贴切的名字。我倚在临水的一扇窗旁，今天的月色很美，圆月。卫青似乎说过，圆月是该团圆的日子。

我有些自嘲，团圆吗？如今的我并不期待这团圆的时刻。

“月下，月下！”

门外传来鸩母的喊声，我抬眼望去，一个朱红艳翠、化着浓妆的女人走了进来。鸩母年纪不大，只有二十多岁，年纪轻轻在这一行里已经颇有名气，人称“梅娘”。

梅娘的声音甜甜软软，她本就是一个美人，加上识人的手段，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

“月下，周公子来了，快去准备准备。”

我点点头，露出柔媚入骨的笑容。这样的笑容我本来已经淡忘，却不想如今做起来却是这番得心应手。

“知道了，月下稍后便来。”

梅娘含笑，看着桌上的古琴，缓缓拨弄道：“月下，你的琴怎么还没调试？你今日似乎有心事？”

我看着她轻柔的动作，微微一笑。梅娘的琴艺天下卓绝，这本是她的心爱之